红钳蟹

薛国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我们村前海边只要海潮一退,露出的海涂上便到处都是弹涂鱼、班螺、红钳蟹等小海鲜,在海涂上游动觅食,密密麻麻,数不胜数,当然,最多的还是要算红钳蟹。

蟹的种类繁多,有青蟹、白蟹、沙蟹、乌钳蟹、红钳蟹、寄居蟹等等,但不管什么蟹,都有一个共同点,全身包裹甲壳,如同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蟹的习性各有不同。红钳蟹就有别于青蟹、白蟹等,它不喜欢在水里游动觅食,故无法使用常规网具去捕捞。它有点像跳跳鱼,喜爱在落潮后爬出洞口,到滩涂上爬动觅食,极机灵,人或飞禽一接近,即刻逃回洞里,难以捕捉。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红钳蟹再机灵也比不过捉蟹人。捉红钳蟹常见的办法,比如掏挖法,用锹掀开海涂捕捉,比如钩钓法,像

钓鱼一样钓,都需要耐心和技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现了一种比较粗暴的捉法,就是用药。当时,市场上有一种治理农作物虫害的农药,叫六六粉。将六六粉喷洒在红钳蟹常出没的海涂,然后人返回岸上等待。蟹出洞后,碰到药物,轻微中毒,便不会动弹,这时,捉蟹的人再杀个回马枪,一定会收获多多。

1961年,我被派往力洋区前横 公社工作驻队,某日空闲,我就和几 个同事弄来六六粉,等到潮退,我们 就去村西的海涂上捉红钳蟹,不到一 个多点的时辰,我们竟捉了一大桶, 差不多有六七斤。随后,我们用渔民 教给我们的办法,将这些捉到的蟹用 海水清养了大半天,这个办法很有 效,用不了太多时间,这些蟹便将药 物吐尽,又变得活龙活现。捉了那么 多蟹,自然是要搞一顿红钳蟹宴了。 我们将蟹红烧,还从供销社里打了点 黄酒回来,大快朵颐了一顿。吃不完 剩下的,就加工成咸蟹酱,送给城里的同事分享。当然,这种用药的方法虽然管用,但毕竟是农药,容易造成污染,也容易对红钳蟹造成很大的伤害,后来就慢慢地没人用了。

在宁海人的餐桌上,红钳蟹一直 是一种常见的食物。在我印象中,以 前县城的菜市场门口,总能见到越 溪、一市、力洋、前横等地过来的农 妇,她们卷着裤腿,裤腿上还有泥巴, 站在市场门口叫卖。红钳蟹被装在 一个个竹篾制成的小篓里,用一把海 草塞住箩口,红钳蟹便宜,掏个几毛 一块的便能带走几篓。

和别的蟹不同,红钳蟹的两只钳子大小不一样,一个特别大,一个特别小。小时候,我还听过关于这蟹脚的趣事。说我们村里一个运输船的船员,有一次船到上海靠埠,无事在上海"大世界"一角看热闹。转着转着,看见前面聚集着一堆人,中间有人在喊,这只蟹奇

怪,两只钳子一大一小,大钳超过小钳10几掊,真是世上罕见。机会难得,欢迎大家赶紧来看。船员听得好奇,心想什么东西这么稀奇,这下可以长见识回老家炫耀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花了一角钱进去看,一看傻眼了,里头竟是家乡最常见的红钳蟹。

红钳蟹味美,可鲜食,也可制咸食。我儿提时,母亲会清蒸,也会红烧,清蒸是让我当闲食吃,红烧则是让我父亲配老酒。制作咸食,也是两种吃法。一是用酿老酒留下的酒糟糟,另外一种则是磨红钳蟹酱,制作上两者大同小异,配料上也差不多,除了适量的食盐,还要加入姜、蒜和少量辣椒,有时我见母亲还倒些生菜油。制作完后,置入陶瓶,用毛笋壳包住瓶口,再用泥巴封住,待满月后启封。母亲的经验是秋后启封,她说这样可以放得更长久。

蓑衣和斗笠

金烈侯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诗有名吧。写成白话文就是,天正在下着雨雪,江河中飘浮着一只小船,船上有一个老者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正在独自钓鱼。蓑衣与斗笠是农人用来穿戴避雨的衣服与帽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这几乎是耕耘的农民越居品。后来,塑料制成的薄膜大量地被使用,制成了连着帽子的雨衣,蓑衣就渐渐淘汰了。

蓑衣在宁海,是农人的爱物,农家的珍品。首先蓑衣的料子就不简单,是棕榈的丝。过去家乡的山沟以及院落的园地上种有棕榈树的固然不少,但棕榈树的固然不少,但棕榈树的固然不少,但棕榈,因此剥下的棕榈就显得相一个大小鱼,接着通常是由孩童用一个专门的工具,将棕榈丝打车而以短绳,最后由师傅制成可成。从原料的成本、工序的复杂到师傅的手艺,

决定了一件蓑衣的价格是非常不 菲的,这蓑衣也确实制作得精致 而且神气。因为农人两手要劳 作,蓑衣两侧不能做成袖子,就 制成如鸟展翅的两翼。为了防 水,蓑衣要制作得紧密厚实,穿 着就像将军的盔甲。传说农人穿 着蓑衣回家进厨房时,必先脱下 这将军般的蓑衣,否则灶王菩萨 都会起身恭迎。

再说斗笠。斗笠则较为简单,家乡人称它为阳帽。它是用竹篾编制的,夹层中间铺着特别大的,竹叶子一样的东西,这种叶子过年时可用来包粽子,所以家乡又叫它粽叶。其实它并不是毛竹的叶子,而是长在地面上成片的草木植物。闲时看书,见张志和《渔父》中有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我随即猜想宁海人叫的粽叶就是青箬。

斗笠既可遮雨又可遮阳,匹季适用,和蓑衣相比,制作简单成本低,所以它比蓑衣要幸运,到现在,还有人在用。





第831期

戏台

(濯清涟 摄)

食物和人生

R DD

我的青年、少年时期大多在绍 兴度过。

小时候,吃的最多的大概就是霉干菜了,浇点油,放点白糖,多蒸几次后,热乎乎的霉干菜油润、微甜,下饭刚刚好。早餐是泡饭,下饭菜是苋菜梗,老屋院子里好多大大小小的缸、坛子,里头放的都是咸芥菜、咸鸭蛋、苋菜梗等下饭咸物。

我家隔壁的小胖,吃的和我们不同,早餐是一块热豆腐,那时,豆腐担子都担进村,卖些香干、油豆腐之类的豆制品,每天大概同个时候到固定点歇脚、吆喝。师傅黑瘦,一上午要走周边好几个村,小胖就端着个碗等在那里,看着师傅揭开豆腐上盖着的纱布,依着豆腐上的纹理,方方正正切一块到他碗里。

小学时,胃口渐渐好起来,看着金黄的油条就眼馋,最想吃的,是油条夹白馒头,那时油条一角钱一根,可家里也很少买,有时买来,还是放汤的。小学毕业考前,数学老师说,吃些鱼,聪明。我很认真地把老师的话传达给了母亲。那时,我们吃的较多的是鲫鱼、鲜头鱼,毕业考那天,母亲午饭鱼、胖头鱼,毕业考那天,母养午饭盒到隔壁村的小学参加考试,如今,只记得,鲫鱼刺多,我吃得并不快乐,那条鱼也没有让我变聪明,毕业考考得并不怎么样。

初中,每天带饭盒上学。饭盒大概父母用过,坑坑洼洼,并不齐整,我在饭盒正面用红漆涂了个记号,好认。每天早上,淘米,再打个鸭蛋进去,盖上饭盒,装进布兜里,带到学校。一早的食堂好热闹,水槽前尽是给饭盒加水或者淘米的同学,叽叽喳喳。加好水,放到大蒸锅

里,一眼望去,层层叠叠,好多饭盒子。初中时,我吃了好长一阵子蛋蒸饭,原因是,我大舅舅在鱼塘附近养了些鸭,鸭子吃的是自己家的谷物,舅舅认为这样的鸭蛋纯天然、营养好,总是送来不少。等到中午下课铃响,食堂灶前,又是一阵挤,然后,把饭盒带到课桌上,认认真真吃完了。因为大家的饭盒大都是银灰色的,大小也差不多,偶尔会有找不到自己饭盒的时候,于是,大家就一起拼着吃。

高中住校了。高一时,学校还在老城区,母亲或者父亲每周三骑着自行车来送一次家里现炒的菜,比如咸菜炒茭白、霉干菜焖肉等,给我加些营养。中午下课后,总会看见,父亲或者母亲端着个小锅站在宿舍楼梯口,这一场景,如今,依然清晰。高二开始,学校搬到上虞开发区,离家远,父母也不再送菜了。那时,好朋友的母亲,每周还是送来菜、水果,朋友邀我跟着一起吃,一直到高中毕业。还记得,当时,考前流行吃红桃K,一盒大概10来支,朋友母亲把盒子都拆了,一大袋的红桃K,拎来宿舍,印象极为深刻。

寒假回家,往往见着,屋外头煤饼炉子上坐口大锅,蒸着霉干菜扣肉,母亲在屋内做酱肉,一天天过去,阳台上,窗口上,挨挨挤挤地挂满酱鸭、酱肉,酱肉油亮亮的,屋子里也有淡淡的酱油香。母亲还做鲞烧肉冻,咸鱼块和肉块一起烧,再结成冻,这冻特别下饭。

大学时,印象最深的是自修教室外的山东杂粮煎饼。晚上九点前后,卖杂粮煎饼的师傅来了,煤球煎饼鏊子暖烘烘地立在跟前,看着师傅舀面糊,手法娴熟地推开,加鸡蛋,抹酱,撒葱花,搁薄脆,一气呵成,拿在手里还有些烫手的煎饼香气扑鼻。工作后,有时会去单

位周边的小吃店,去的较多的是绍 兴市区水沟营的一家东北菜馆,拍 黄瓜、拔丝番薯、猪肉炖粉条、小 鸡炖蘑菇是我常点的。

后来,在宁海安家。宁海人家中午大多吃面,我从小吃惯了一日三餐的米饭,刚开始,吃面总不习惯,感觉面食不抗饿,无论吃多少,总觉得没有吃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

宁海人特别重视传统节日。一年里,似乎都在依着时令、节日不停地吃,且每个乡镇的吃食传统还稍有不同。以桑洲为例,举例一二。

正月初一,清早吃红米饭。红米,为宁海桑洲山区特有的米,颜色微红,又称胭脂米。米粒口感有些粗糙,佐以新烧的咸菜豆腐,特别下饭,家中外甥读初中了,清早能吃两三碗。晚上,小朋友饿了,煮一碗核桃蛋汤。核桃蛋汤做法简单,但营养好,我在月子里日日吃这汤。小锅水烧开,撒入敲碎的大核桃粒、芝麻、红糖,适当拌匀,倒入打散蛋液,几分钟后,老少皆宜的蛋汤就可下锅开吃了。

年节里,粽子是少不了。粽子的种类真多,有白米粽、蜜枣粽、红 枣粽、红豆粽、番薯干粽、肉粽。中午大多吃汤包,一张面皮,馅以虾皮、花生、肉丁等,裹好,蒸熟。

元宵节,吃米筒、糅。按传统,正月十五日是元宵佳节。宁海是正月十四过元宵,当日清早,家家折香樟树枝插门上,以"避邪",晚上则燃香樟树枝,屋后、巷子清香四起。当天的吃食有米筒、糅。我喜欢吃糅,糅口味有甜有咸,其中甜糅的料很足,将红枣、苹果、梨去核切成粒,放入花生、葡萄干一起煮,最后放番薯粉,甜馏出锅,粘稠柔滑;咸糅大多会放些当地海鲜,比如牡蛎肉,这时节牡蛎肉正是最肥嫩的时候,料足

味鲜,味觉丰盈,感觉口中变幻出阳 光与海的光辉。

清明,青麻糍最应景。清明前几周,大人、小孩挎着篮子、拎着袋子,去周边田地"逮青"。午后时分,全家老少齐上阵,开始"挑青",摘取嫩茎叶放在圆竹匾上,阳光的影子在院子里缓缓移动,"青"蓬蓬松松堆满了竹匾。天好的日子,邻居几

家一起帮忙捣麻糍。 四月初八的乌饭麻糍,为我所喜。村里老人说,这天,是牛的生日,为感谢牛一年来的辛苦劳作,特制乌饭麻糍给牛补补身子,吃了也可防蚊虫叮咬。这个时节,青已经老了,智慧的农人便上山采来"乌饭叶",煮烂取汁,汁水黑紫,和糯米一起蒸,糯米也成乌黑。乌饭麻糍一起蒸,糯米也成乌黑。乌饭麻糍一般是微甜的,有人家在里面加了葡萄干、核桃,丰富滋味,又有嚼劲。此种麻糍,一直为我所喜,中午,没时间做饭,就匆匆煎两块,果腹。

立夏, 照例要煮一锅茶叶蛋。

夏至的青汤包,干净清爽。这时的"青",便是之前清明所藏,冰冻着。晚上,孩子爷爷边看电视,边切着"青","青"掺在面粉中和至面团,馅料以花生、咸菜、瘦肉、虾皮等为主,包成元宝状,蒸熟,青汤包一个个青绿青绿的,粘着竹蒸架,温暖饱满。

冬至,是少不了冬至圆的。中午吃肉炒糯米圆,咸的。将糯米搓成硬币大小的圆子,炒成金黄后,加番薯面、肉丝、青菜、冬笋等一起炒。晚上吃甜圆,圆子煮开后,捞出,在红豆粉中,滚下,沾满豆沙,就开吃。红豆粉做法繁复,红豆泡水,煮熟,捻碎,再用筛子将红豆皮筛去。

腊月,又要开始捣麻糍、做垂面,准备新一年的吃食了。

阿六

应敏明

阿六,五短身材,黄豆眼,薄嘴唇,一副滑头模样。

阿六住西门杏树脚。杏树脚因一棵千年杏树得名,这杏树生得擎天一柱,华盖遮天。志异上说,人活千年能成妖,这杏树活了千年,也就成了精。几百年来,这杏树周围,出了多少有名的算命先生,都说是因为托了树精的庇护,占卜算命,才能一语定乾坤。杏树脚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的人家,无论造屋、结婚、丧事,还是出远门,都要到此地来挑日脚。因而,此地变得有名,人来人往,便成了个闹热的所在。卖肉人,小吃摊,配钥匙,甚至还有杂耍艺人都聚集到此,林林总总,烟火升腾。

阿六从小便在杏树脚下混迹,因为家穷模样难看不讨巧,总被人欺负。一日,阿六碰到常年在杏树脚下混混,身子瘦小和他同龄,经常挂着鼻涕的邻居,人称鼻涕阿华,竟然莫名其妙地把一盆脏水泼在他身上,被戏弄一番。阿六想到终日被人欺负,今日连鼻涕阿华都看不起他,一时悲愤越发从心中而来,他终于忍不住爆发,梦魇般发下毒誓,说总有一日,自己要成为缑城最有名一个人。

疾城最有名一个人。 但发愿归发愿,活命归活命。 为了糊口,阿六这小混混也只能做 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阿六最拿手 的活是偷鸡蛋,据说他跟高人练过 油锅里二指头捡鸡蛋的本事。当 年,只要有人到杏树脚下摆摊卖鸡 蛋,就一定会遭阿六的暗算。阿六 偷鸡蛋动作手法隐蔽娴熟,几个手 指头如同弹簧一样,往鸡蛋篮里一 弹,一沾,眨眼间便进了阿六口 袋。据说他双脚的长布袜里可藏 几十个鸡蛋,藏了以后,还能行走 如风,了无痕迹。

阿六倫鸡蛋,从不失手,唯独一次。这一日,岔路琴塘童拳师的夫人提着一竹篮鸡蛋来杏树脚下卖。阿六看见,照常去偷蛋,没设防童拳师也在旁陪伴。童拳师从小练过眼功,双目如炬。阿六一动手,便被他察觉,一把将阿六擒住。童拳师劲道实足,擒阿六如缚小鸡。阿六手腕被童拳师锁住,如同卡进铁钳里头,心知碰到高手,赶紧带着哭腔求饶。童拳师看阿六求饶得可怜,一副身子骨瘦如柴梗,也经不住自己一拳头,才心软放过他。

经此事,阿六"三只手"的名头就传了开来,众人看见他就像看见瘟神一样避开。阿六晓得大家都厌恶他,为了糊口,也只能装出一副可怜相,看见熟人,婆呀,公呀,伯呀,姨呀,叫得亲。听他这般叫,众人也就狠不下心来。虽然阿六偷鸡摸狗,总不算什么大恶,只是为有口饭吃。所以有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就这样,一直到了一九四九年 秋。解放军打过长江,一路南下。 失去长江天堑的国民党长江部队 节节败退,一支部队一路退到缑

城。溃兵没纪律约束,横行乡里, 欺男霸女,民不聊生。这一年,阿 六十八岁,脑子活络,看国民党兵 威风,就想着法子去巴结住在他家 不远处的一个杨姓排长,想靠上杨 排长出人头地,以报受人欺负的仇 恨。杨排长生得一双斗鸡眼,耸着 双肩,身瘦剩一副排骨,这相道和 阿六般配,二人臭味也相投。平 时,阿六总会送些偷来的鸡鸭孝敬 他,杨排长也视他为小兄弟。投靠 了杨排长,阿六也真立马变了个 样,人五人六的,也很是风光了一 阵。鼻涕阿华也被他报复过好几 次,有次还逼阿华趴在地上模仿蛙 叫蛙跳,那一刻阿六真觉得扬眉吐 气。好景不长,眼看着解放军要打 进缑城,长江部队开始撤退了。长 江部队撤退后,大家发现阿六也 突然从这个小镇里消失。有人说 他好像是跟了长江部队从缑城南 边水车港头下海去了台湾,但这 消息无处确认。起初,大家还议 论一阵,但随着解放这件大事的 到来,很快大家便忘记"三只 手"阿六了。

一晃,到了解放后,一九五二 年冬的一天清晨。那一天,天气异 常寒冷,空中还落着雨,缑城黄坛 杨家后山传来奇怪的声音,嗡嗡 响,震得人耳朵痛。有村民发现, 引起那声音的是一架飞机,飞机像 只大鸟一样嗡响着在后山顶上盘 旋。当时,缑城刚解放,此地又是 沿海前线,敌情重,警惕性很高的 村民赶紧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黄 坛乡政府,黄坛当地的民兵连随即 持枪赶赴后山巡逻。等他们赶到 时,飞机已经飞走。此时,眼前山 色萧条,百花凋零,山路泥泞,民兵 们在附近进行搜山,搜来搜去,最 后发现杨家后山顶的一棵大树上 悬挂着一顶降落伞,伞下有个穿医 民党军服的人。这人被挂在树杈 上,上不去,下不来,四脚乱蹬,狼 狈不堪,像只落汤鸡。民兵们一看 是刚才飞机空投来的国民党特 务。想到刚解放不久,特务就来搞 破坏,就气不打一处来,加之对方 胸前还挂着枪,怕有危险,便举枪 齐齐向挂在树上的特务开枪射击, 当即树上的这个人便被打成了马 特务被打死,上面随即派员来

特务被打死,上面随即派员采调查。调查一番以后,让众人诧异的是,这个被击毙的特务竟然是消匿许久的西门杏树脚人"三只手"阿六。阿六为什么会成为国民党伞兵?又为什么会空投回缑城?一时之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阿六死后,西门杏树脚下那位手指极细长的卜易高手"桃源子"煞有介事地说,当年他就替幼时的阿六排过八字,命理中的阿六活不过二十岁。"桃源子"的话是真是假,没人晓得。但毕竟阿六是死了。一时之间,阿六之死就成为了缑城最热闹的一个话题,阿六也就成了最有名的一个名字。不晓得一直渴望着出名而不得的阿六地下有知,又会是怎样一番感想呢?